

002502

桂多荪
撰

浯溪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三



浯溪志

桂多荪

撰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浯溪志/桂多荪撰. —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04.12

ISBN 7-5438-3831-1

I. 浯... II. 桂... III. 全国重点文物-史志-祁阳县
IV. K928.70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130 号

责任编辑:郭 平

装帧设计:尹文君
张 毅

浯 溪 志

桂多荪 撰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:410005)

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9.375 插页:4

字数:465,000

ISBN7-5438-3831-1
K·701 定价:98.00元

前言

浯溪是祁阳县也是湖南省，乃至全国历史文物的明珠。它是何时得名，怎样营建；它有哪些胜景，多少宝藏；它有什么特点，何等价值？游人要游览它，学者要研究它，岂可无图，尤岂可无志？

浯溪何时才有图？经考证，北宋崇宁三年（1104）黄山谷游浯溪，邑人成逸曾为作浯溪图。山谷和南宋王安中、折彦质均有题诗，载在溪志。后来，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文人画大师董其昌游浯溪，也画过浯溪图并遍征题咏。董氏自题诗在溪志，杨芳和诗今犹在嵒台北崖石上。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邑令李蔚也请人画过浯溪图，并刻石嵌置元颜祠前门左壁，今犹存其半截；李氏自有《浯溪图诗序》，朱瑛、邵淮、德保、张宏燧、陆龙池等皆有和诗，亦在溪志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永州郡守、名画家王宸也有永州画册8幅，首即浯溪图，何绍基曾为之题跋。这些图今均不见。今可见者，只清乾隆宋溶《浯溪新志》的浯溪十六景图和嘉庆万在衡、同治陈玉祥两《祁阳县志》的浯溪图。但他们都是鸟瞰风景图而非平面图，对游人按图索骥，实有不便，故今特为之补绘新图。

浯溪何时才有志？据《广湖南考古略》，唐代已有溪志，但不知谁纂。今可考者有下列诸集：

①宋中宫寺僧景万《浯溪集》（廿一卷，洪景卢序）。（1041）

②南宋邑令李和刚《浯溪集》（绍兴间刻）。（1052）

③南宋邑令侍其光祖《浯溪石刻》（绍兴间刻）。（1164）

- ④明邑人陈斗补葺黄焯《浯溪志》(上、下)。(1524)
- ⑤明祁王朱禋钰《三吾小志》。(1638)
- ⑥明邑令刘明遇《浯溪志》(明亡,未成)。(1643)
- ⑦清南岳僧大错(即钱邦芑)《浯溪志》。(1670)
- ⑧清王士禛《浯溪考》(上、下)(1695)
- ⑨清宋溶《浯溪新志》(邑人邓献璋纂,家藏钞本。)(1767)
- ⑩廖敏得《浯溪石刻》、《浯溪石刻续集》。
- ⑪黄用中《浯上诗钞》
- ⑫奉天吴大镛《浯溪志》十五卷
- ⑬民国邑人黄喬《浯溪尚友录》(上、下),此实李馥《祁阳县新志》的《浯溪志》

今可见者,只王士禛溪考和宋溶溪志。王考精而太简;宋志详而著录不依碑石、不记刻石岁月,大都无考、考亦不甚精确,且乾隆以后碑皆未收录。溪志重纂就非常必要了。

历代祁阳县志亦有溪志,并有溪图和图说。祁阳县志可考者,明有正统宁良、万历邓球二志;清有康熙王颐(1670)、王霨(1683),雍正王式淳(1683),乾隆李蔚(1764),嘉庆万在衡(1810),同治陈玉祥(1809)六志。这些县志皆“后因于前,述而不作”;其溪志亦只胪列胜景,抄录诗文,且多谬误。今可见者又只嘉庆、同治两志。民国李馥《新祁阳县志》(1919)中,实无溪志。欲重纂溪志,旧溪志和县志虽可供参考,但非另辟蹊径,别求新的资料,就不能创新,不能树立新的特色。

1963年,陶铸同志回祁阳视察浯溪,1966年祁阳县设立了浯溪管理所保护、建设浯溪;又组成文物整理小组纂写溪志。后来搜集不少宝贵资料并写出《浯溪的历史》;《浯溪的石刻》尚未著笔即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管理所、整理小组撤销,资料全失,前功尽弃。

1978年，湖南省、衡阳地区、祁阳县文化部门决定重纂溪志，1981年，浯溪文物管理所正式恢复并任命多荪为顾问纂写溪志。1984年，管理所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，即为浯溪石刻清了一次家底，将所有碑石全部拓片。这不仅弄清了这座文化宝库到底有多少宝藏；也为我们重纂溪志开辟了新的资源，使本志大不同于过去所有的溪志（详见附录《浯溪石刻清家底的收获》）。

要重纂溪志，还需要翔实的文献资料。我自受任以来，除了各级领导的鼓励，管理所内同志的协作外，县内、省内、国内外各方面真是八方支援。如县图书馆尽量提供乡贤著作，以供检索；祁阳县志办公室将外调所得浯溪资料尽快供应；各方师友、学生，有的买书、借书，有的抄寄资料，有的代查代访，有的反复商榷。总之，溪志虽出我一人之手，实集众力而成。这就又为我开辟了第二资源，使本志大不同于过去所有的溪志。

依赖这两大新的资源，我才能考证有关浯溪大小一百多个问题，写出《浯溪丛考》，然后才能动手写浯溪志。

最后，谨以本溪志献给陶铸同志、雷声溢校长、雷雨人局长在天之灵，以纪念他们导吾先路之功！

七十三翁桂多荪识于1987年9月

【附录】 浯溪碑刻清家底的收获

1984年，浯溪管理所将有存碑，全部拓片，然后加以辨识、誊录、编号。这就为浯溪石刻清了一次家底，弄清了这座文化宝库到底有多少宝藏。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。

第一，弄清了碑石总数。

经初步统计，浯溪石刻共有碑489块，加上遗失活碑约三十块以上，总计在五百块以上。比乾隆宋溶溪志的218块，多了一倍多；比同治陈玉祥县志（溪志）的280块，多了几近一倍。这

在国内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。特别在文学、书法、篆刻上更有十分重大的价值。

第二，弄清了被埋没的宝藏。

在 489 块碑中，旧溪志和旧县志均未收录的，竟有 254 块之多，占了总数的 53%。这可说是被埋没、被遗失了的宝藏。其中有诗碑 150 块，作者不少是著名诗人；题名 49 块，作者不少是名将、名学者；文碑 5 块，有失落已久的《大明中兴颂》和少有人知的《大宋中兴颂》、《浯溪志序》、《小憩亭记》等。

第三，弄清了宋碑总数。

宋浯溪志，宋诗文只 32 首；陈玉祥县志，宋诗文只 33 首；清家底宋碑竟达 110 块，几占总数的 1/4（漫漶不明朝代的 164 块碑中，有多少宋碑尚未计入）。其中诗、字并佳的名碑如米芾、陈与义、臧辛伯、毛抗、张知复等诗碑，旧溪志、县志竟均失收。还有秦少游代书的张耒诗碑，这次也寻见了。

第四，弄清了失碑总数。

十年动乱中，有人凿取各处崖上所嵌活碑打砖，现有空洞可查的计 12 处，元颜祠内和石门等处所立活碑，经老人回忆确实遗失的共 23 块（名单从略）。若据清孙星衍《寰宇访碑录》和王昶《金石萃编》所载浯溪碑刻，就今石上未见者而言，则另有失碑 61 块（名单亦从略）。

第五，以碑正史、正志、补志。

根据碑文，纠正史籍和旧溪志、县志谬误凡数十处（详见志文）。发现旧溪志、县志未收而向为人所不知的遗迹、遗碑十余处，如次山中堂和《中堂铭》，宋浯溪精舍和独有堂，明小憩亭和《小憩亭记》，以及许多社会史料、教育史料、经济史料和宗教史料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卷一 凡例和图说	(1)
一 凡例	(1)
二 图说	(2)
卷二 源流和胜迹	(5)
一 元结与浯溪	(10)
二 《欽乃曲五首》和湘岸诸石	(14)
三 浯溪三铭及其胜景	(19)
四 浯溪其他诸铭及其胜景	(41)
五 浯溪其他胜景	(57)
六 宋以后浯溪增置胜景	(76)
卷三 大唐中兴颂、磨崖三绝和元、颜	(113)
一 磨崖三绝概说	(114)
二 《大唐中兴颂》碑	(121)
三 元结	(140)
四 颜真卿	(166)
卷四 浯溪碑林和作者录传	(186)
一 浯溪唐碑	(191)
二 浯溪宋碑	(215)
三 浯溪元碑	(322)

四	浯溪明碑.....	(338)
五	浯溪清碑 (附民国碑)	(407)
六	待考诸碑.....	(608)
跋		(612)

卷一 凡例与图说

一 凡 例

1. 本志取材，凡浯溪有石刻而文字清晰者，概从石刻。有石刻而文字残缺，则依文献校补之。无石刻（未上石或已失）或石刻模糊者，仍依文献而著录之。石刻模糊又无文献可著录者则暂缺。

2. 本志参照旧溪志和县志，分为四卷：

卷一：凡例和图说。“凡例”说明本志编纂的依据和分卷的理由；“图说”说明浯溪的位置、范围和地貌特点。

卷二：源流和胜迹。本卷说明浯溪的得名和次山在浯溪的营建以溯其源；记叙后世亭台的修复和增建以见其流；再说明各处胜景特点，选录历代诗文“集锦”以纪其胜异。

卷三：大唐中兴颂碑、磨崖三绝和元、颜。本卷介绍磨崖三绝的由来；介绍《大唐中兴颂》碑和辑录历代对它的评价；辑录元结、颜真卿传记和历代对他们的评论。

卷四：浯溪碑林和作者录传。本卷既著录碑文，又介绍作者，把浯溪游人和磨崖题刻结合起来。“史、考、释、评”，各依其宜。说明浯溪碑林形成的历史。由于时间长、游人多、题咏富，又按朝代分成五部分，加上待考诸碑单独成一部分，共六部分。

二 图 说

（一）浯溪平面图说

浯溪位于祁阳县城西南，距城约五里，即今湘桂公路祁阳大桥南端湘江沿岸。溪水自南五里的三泉岭麓双井发源，蜿蜒北流，至此汇入湘江。原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，现有 5.5 万平方米。就在这里，三峰崛起：

西峰最低，海拔 93.5 米，屹立溪口，挺入湘江之中。唐元结尝筑唐廐（音 qīng，有围墙的亭子）于其上，因称唐廐石。有石径盘旋而上叫螺旋磴道。

中峰最高，海拔 104.5 米，上平如台，故元结叫它嵒台。又可分为三区：北为窠尊石，元结建亭其上叫窠尊亭。西临湘江，悬崖壁立，其下为磨崖；东有磴道直上，恰百级，叫百步阶梯。中为“回鲜”（圆形石间盆地），元结尝筑右堂于此。南为曲屏，奇峰怪石，高不逾丈，转折罗列。东南一石有帽如檐，元结刻《嵒台铭》于上，叫台铭石；西北一石，八面玲珑，移步异状，叫一品石。磴道蛇行曲屏之中，凡数折，叫之字磴道。

东峰海拔 98 米，临江危崖如削，叫嵒岩；下有石室，叫浯洞；岩上有亭，叫虚怀亭。

三峰之外，右堂西部悬崖，元结以其在唐廐之东，叫东崖；东崖之西，一石立峙，元结叫石屏；其间通道如门，元结叫石门。过石门而西，唐宋都从磨崖渡湘，叫磨崖渡；过石门而东，为元家坊，即今宝篆亭，亭旁有宋樟。过元家坊为中堂，即元颜祠。祠南为漫郎园，元浯溪书院、清杨翰息柯别墅均在焉。园今

为祁阳陶铸中学校舍。经渡香桥过溪而南，为中宫寺，今为陶铸中学家属宿舍；寺西为千佛阁，今为祁阳教师进修学校校舍。千佛阁下有寒泉，寒泉下有浯溪渡，乃明以后湘江渡口。中宫寺后为尚书山，有明宁良墓。

三峰之下，湘岸水中多坠石，显隐水面，各逞姿态。浯溪口有钓台石、龙珠石，磨崖潭有双石、桥墩石，嵒岩下有大小龙脑石。

浯溪范围，西以湘江为天然疆界；其他三方，经考定如下：

北界：据溪志、县志，人字滩、狮子口皆属浯溪胜景，则北界到了孙氏岭，陈家洲在界内（陈家洲今叫浯溪洲）。

南界：新埠头为浯溪古渡口，自唐已然；望夫石、阳明岩，实浯溪南界。

东界：古无定界。元友让诗：“疆界指垂杨”。古代沿浯溪皆植杨柳，以垂杨为界即以溪水为界，大抵可以湘桂公路为界。

1987年，浯溪东坪竖立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铜像，原元颜祠辟为三个陈列馆，东室陈列陶铸同志遗物，中室陈列祁阳古文物，西室陈列浯溪碑刻拓片。

总之，浯溪欲建成一多功能公园，必须恢复原有面积。

（二）浯溪鸟瞰风景图图说（借用宋溶《浯溪志·浯溪总图》）

祁城西南，人字滩上，湘江东岸，浯溪在望。

三峰矗起，俨如画屏，骋奇竞秀，宫羽相生。

西峰唐庾，低姿取巧，引领江心，六厌何了！

中峰嵒台，怵目荡胸，夜月西下，旭日升东。

东峰虚怀，一亭如盖，下有浯洞，阴凉可爱。

西峰之麓，溪庾有铭，玉箸钟鼎，价值连城。

中峰之下，磨崖三绝，今古倾心，中外动色。

中峰之南，奇绝台铭，悬针似铁，风雨不侵。

涪溪碑刻，玃珠无数，谁能尽摩？与之订古！

（三）陈玉祥《祁阳县志·涪溪图说》

自有天地，溪水潺潺，名之以涪，实由次山。

溪在县南，出三泉岭，双井发源，三里入境。

绕漫郎宅，过渡香桥，滔滔北去，汇湘入潇。

溪故幽深，次山揽胜，惨淡经营，亭台掩映。

磊砢奇石，坚如瑾珉，铭以纪之，篆刻自珍。

际唐中兴，欢然作颂，词旨粹精，铿锵可诵。

鲁公至此，磨崖以书，笔力遒劲，钟王不如。

千载淋漓，忠义之气，评颜书者，惟此最贵。

萧萧古寺，历历荒丘，轮囷老树，曲折清流。

有亭翼然，基耸磐石，危磴甃青，窳尊漾碧。

前贤宅废，基址徒存，香桥野色，无间朝昏。

胜迹名区，代有建置，非地特殊，惟人有异。

万古不朽，元颜之名，高文典册，健笔纵横。

自是以来，溪名大著，游客留题，镌鐫无数；

汇为碑林，中外驰名，珠罗珍列，一字千金！

卷二 源流和胜迹

浯溪因元结而“地以人传”，元结亦因浯溪而“人以地传”。

自元结为浯溪、岵台、唐廌造字命名^①，号“三吾”并作铭刻石；又请大书法家颜真卿来此大书《大唐中兴颂》刻于磨崖，浯溪始为世所重。浯溪亦由水石之胜，历代又增置亭台楼阁，更添胜异。游人纷纷来此游览，竞相题刻，汇为“浯溪碑刻”。元结遂与浯溪同传于后世，共播于中外。故本志首述原始，以溯其源；继述胜迹，以见其流，俾游者知其源远流长。

浯溪，嵯峨不及衡岳，富丽不及桂林，但小巧玲珑，颇多奇观异趣，如浯溪、石渠、浯池、寒泉和磨崖、岵岩下诸潭以水胜；岵台、唐亭石、岵岩以石之“高、大、斗、险”胜；右堂、曲屏、石屏、浯洞和湘岸水中诸石，则又以石之“奇、巧、幽、折”胜。以花木胜者有寿樟、紫薇、碧桃、丹桂，还有溪园、果林、岸柳、堤杨，更有长藤、芳草、松涛、竹趣。以亭榭胜者，有中堂、右堂、三绝堂、唐廌、窠尊亭、宝篆亭、虚怀亭、揽翠亭。中宫寺、千佛阁、佛字石、柳押石、棋盘石，则以佛道遗迹著；窠尊、镜石、渡香桥，则以神话、传说名。

浯溪这些胜景，受宋以来所谓“潇湘八景”的影响，大概自明以后即出现一些胜景名称。明邑人宁良有《浯溪四首》，即唐亭六仄、岵台晴旭、香桥野色、漫郎宅籟，为咏浯溪四景最早的诗，恐也是四景得名之始。

清以后，溪志、县志才正式列举八景名称。后又增为十景、十二景，宋浯溪志增为十六景。清阮学浩《浯溪十绝》，即咏浯溪十景诗。

这些胜景，有些今天已不存在了；有些后世改了名称；有些原是正景，现已降为附景；有些附景则应升为正景。斟酌损益，今置正景二十六，附景十六，列表于后（见表 2-1）。

浯溪历代游人，有诗人、学者、书画篆刻艺术家，有宰相、状元、尚书和省、府、县官，还有诗僧、道士，公主、驸马，医生、阴阳生甚至寄名小孩。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，还有越南使者。他们有的便道过此，有的慕名而来；有的只来一次，有的二次、三次，甚至八次、十次。来则留连忘去，或一住多日，或再三题刻；或欲在此卜居，或果在此退隐。还有慕名欲游未果，或神驰梦游，或寄诗请人代书上石。还有撰著溪考，以补旧溪志冗杂的。清王渔洋《浯溪考》上、下卷，即由此而作。

就是这些游人，留题刻石，汇为浯溪石刻：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凡有石处，即有题刻；大字逾丈，小若蚕头；篆隶楷草，莫不备具。或记事、或写景、或抒情、或议论，真是“石蹲湘浒开诗卷，人到浯溪入画屏”了。石刻尤集中在六大区，即磨崖、东崖、石屏、唐亭、右堂（曲屏）、嵒台北崖等区。

就是这些游人，有的装点浯溪，大事营建。自唐迄清，规模较大的约有十次：

- 一、唐元和十三年（818）元友让。
- 二、宋皇祐五年（1053）邑令齐术。
- 三、宋元祐元年（1086）僧承亮。
- 四、元至元五年（1339）邑令王荣忠。
- 五、明成化间（1465~1487）中宫寺僧正禧。
- 六、清康熙八年（1669）邑令王颐。
- 七、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邑令王启烈。
- 八、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邑令李蔚。
- 九、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邑令宋溶。
- 十、同治

元年（1862）永州知府杨翰。

其所营建，见表 2-2。

就是这些游人，有的留下了艺林嘉话，有的传播了美丽传说，使浯溪具有更加吸引游人的魅力。

